

數以百萬計的「春運大軍」目前正在奔波在回家路上，也有人因無法買到火車票阻斷了回家路，但對於不少北京的「蟻族」（大學畢業不久的低收入群體）而言，「恐歸」的心理卻使得他們即使手握車票也「有家不敢歸」。工作不穩定、收入不穩定、情緒不穩定；無房、無車、無女友……種種原因使他們自認「羞見父母」。年關將近，在傷感、思念和愧疚的複雜情緒中，滯留在京的「蟻族」將迎來他們「一個人的除夕夜」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房廈 北京報道

## 京城蟻族：

# 羞見父母 不敢回家

### 除夕無處買泡麵 淚往心裡流



#### 車費值3個月積蓄 「IT精英」無錢回家

宋新萍是京城「蟻族」中的一員。她位於海澱區小牛坊村的房間不足10平方米，在擺放下兩張床和一張小桌之後，餘下的空間僅容得兩人站立，多出來的人只能坐在床上。宋新萍的床頭上擺着幾本書，最上面一本是《從一無所有到百萬富翁》。「一無所有就是我在現有的狀態，現在的生活是我畢業前沒有想到的。」

自從2010年由雲南來到北京，宋新萍一直在一家IT公司做文職，村裡人都知道她成了「IT精英」，然而她的月收入還不足1500元。她給記者算了一筆賬：扣除房租和生活必須支出之後，自己每月只能攢下200元，由北京至昆明最便宜的火車硬座往返也要700餘元，相當於要花去她三個多月的積蓄，「不是不想回，而是回不去」。

#### 善意謊言瞞父母 出租屋裡過節

去年春節前，宋新萍推說工作忙沒有回家，今年從上個月開始，父母就開始追問：什麼時候回家？她找理由說實在買不着票，電話那頭，父母長歎一口氣。「他們常問，『你這兩年攢了多少钱？夠不夠在北京買個小房子？』、『什麼時候打算結婚？』這些我想都不敢想，可我爸媽不能明白，我也不會讓他們知道。於是，我就說我的事業起步順利，錢越攢越多，我不知道這樣的話爸媽還能信多久，可我真不忍心破壞他們這種希望。」

與宋新萍同屋的楊子是個大大咧咧的川妹子，去年她與宋新萍一樣，也沒有回家，兩個女孩在出租屋裡做了頓年夜飯，依偎在床上看春晚，雖然冷清，卻也算有個伴兒。今年，楊子早就買好了返程的車票，她說，之前覺得過年回家「也就是換個地方吃飯、上網」，去年第一次留京過年，才知道是多麼的寂寞。

#### 全家積蓄供求學 不想辜負期望

「越接近除夕，外面路上的人就越少。賣煎餅的、開小飯館的都回家了，連飯都沒地方吃。」楊子說，去年年廿九晚上，她出門想買包即食麵，結果所有的小店都關門了。「我攢着錢站在黑洞洞的大街上，眼淚一下子就流出來了。」楊子說，自己再也無法忍受過年不能和家人一起的感覺，因此今年決定回家，她多次勸宋新萍也回家，甚至提出可借錢給她買機票，然而被宋新萍拒絕了。

記者問宋新萍原因，她則轉頭望向窗外。此時華燈初上，烘熱的熟食、兜售的紅衣紅襪和提著大包小包行李急匆匆趕路的年輕人，讓小牛坊多了幾分喜慶。宋新萍半回半答喃喃自語說：「爸媽把我當兒子養，當初把家裡的錢都拿出來供我讀到大學，我不應該辜負他們的期望，在北京幹好了，以後再把他們都接來。現在回去，我自己慚愧，他們也擔心。」

■回家路遠，買車票是個難題。網上圖片

開往東直門方向的巴士裡十分擁擠，返鄉的農民工擠滿了車廂。他們將行李擱在地上，手中穩穩拎着紅色的糕餅禮盒，興奮之情溢於言表。「快過年了，可我没有心情，也不敢回去。在這方面，我還不如他們（農民工）。」宋新萍低下頭，將雙手插進口袋。



## 父母：平安即福 回來就好

宋新萍等「恐歸」的「蟻族」雖然在增加，但接受記者採訪的大多數「蟻族」還是選擇回家過年。在京工作兩年的小王說，「小時候每逢假期都帶回家一份成績單，現在回家則是要考察自己的人生成就。儘管我的答卷不是那麼理想，但不管如何，我還有個家可以回。我們家就我一個孩子，二老吃年夜饭太孤單。」

「去年是我在北京五年間第一次

回家過年，之前覺得空手回家愧對父母，一直都不好意思回去，可是我媽看到我就哭了，她說，根本不在乎我帶回家什麼，人平安回來就好。」那一支是在記者採訪的「蟻族」中少數願意透露全名的人之一，他說：「我自己在北京過年覺得寂寞，其實爸媽在家過年比我更寂寞，人說養兒能防老，我現在還負擔不起他們的生活，可是多陪陪

他們總還是做得到的。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夏學鑾說，「其實父母最大的願望只是希望他們的兒女愛自己，並且能夠平平安安。」許多「蟻族」都有夢想，並在不懈的努力實現，他們不同於「啃老族」，他們是在用自己的思想、自己的雙手，改變貧窮，努力創造。困難只是暫時的，在最親近的父母面前，更無需有「丟人」的感覺。

## 蟻族自述：爸，我最怕回家過年



■京城蟻族過年不想回家，就自己做頓「年夜飯」過節。網上圖片

近日，一篇名為「一個漂泊在外的蟻族寫給農民工父親的懺悔信」的帖子在各大論壇走紅，僅在天涯論壇上，該帖的點擊數已近11萬，許多回帖者表示面臨着與發帖者同樣的困境。簡要如下：

爸，我對不住你，我不該撒謊。上

次媽在電話裡問我多少錢一月，我隨口就說了個三千二，其實我的工資只有一千，也不是在律師事務所，而是在一家公司打雜。後來媽媽告訴我，說你覺得我三千二的工資還是低了點，說你搞建築一天都有一百多了，我這個本科生應該拿五六千。爸，我

真對不住你，讓你失望了，讀了這麼久的書，花了那麼多學費還不如你做建築工人。

前段時間你總問我過年回家不，我一直說不知道，得看看，春節加班的話就不回來了。其實，爸，公司春節根本就不加班，我是實在不敢回來。我算了一筆賬，年底拿到工資，交了房租，春運回家的車費就要四百多，到時候我估計連幫媽媽買件毛衣的錢都沒有，爸，兒子沒臉回呀！

爸，寫這麼多，我也不敢給你看，發在網上你也看不到，但兒子真的不是有意說謊。真希望今年年底能在你面前圓上這些謊話，能在你面前理直氣壯地說：爸，我明天就打錢回家！（作者網名：漂泊在外很辛苦）

## 面子票子關難過 恐歸族漸多

春節漸近，然而過節不「敢」回家的「恐歸族」日漸壯大，據央視網調查顯示，在「恐歸」人群中，佔最大比例的為剛剛在各大城市打拚的「蟻族」，佔接受調查人數的一半以上。對於恐歸原因，有28.59%的人表示因囊中羞澀不敢回家，15.75%的人因為自己一事無成，14.42%的人因為交通費太貴，10.75%的人因為「歷歲錢」（不少地方的習慣是，參加工作的人需派利是）看漲。另外，還有一些人因為風俗習慣、家裡逼婚等其他原因

恐歸。

#### 背負期待 壓力很大

有許多「蟻族」在論壇、博客上發文，講述自己「恐歸」故事，言語中透露出對回家與親人團聚的渴望，然而又坦言確有許多擔憂困擾。網民「時言平」在博客寫道：「如今，地主惡霸沒有了，但是我卻依然不敢回家，變成了一個『恐歸族』，原因就是自己身上背着太多的期待和人情債，無法償還。」

網民「michael」說，「奮鬥半年，除了積攢一張火車票的錢，幾乎一無所有。我害怕回到家裡親父老問我待過多少、害怕他們問我現狀，這不是因為虛榮，而是我背負着他們的期望，我不忍心看到他們失望的眼神。作為一名大學畢業生，按照他們的觀念，我應該是富有的。可是月入不到兩千的待遇，讓我只能在京城勉強維持基本的生活需求。作為蟻族，回家有多無奈，只有我知道。」

## 「90後」按摩師：只睡4小時 還是買不到票

當得知記者的身份時，小俞說的頭一句話是，「你是記者，能幫我找人買張火車票麼？」

屬於「90後」的小俞今年只有19歲，是四川達州人。去年在職業技術學院畢業後，他在京城的一家足浴連鎖店幫人按摩，每月的收入有三、四千元。今年，他早早就向單位請好假，給母親買了件羊絨衫，給父親買了兩瓶好酒，還專門請女同事參考，給姐姐買了個髮卡，「就等着過節回

家了。」

早在1月4日起，小俞與全國千萬萬購票者一樣，不斷登錄售票官網頁，「刷了一整天，根本登錄不上，電話售票亦是一片忙音。」為了盡快買到火車票，他從1月5日到8日，連着4天每天只睡四個小時，凌晨收工後去火車站排隊買票。「我當時想，網上買不着，我拚體力買票還不行麼」，然而「即使排第一，售票窗口一開，就告訴你沒票了。」

小俞說，因為高強度勞動而休息不足，自己的手臂紅腫一片，沒法工作，只能在出租屋內休息，因此更加想家。「如果是在家裡，我媽一定會燒一大桌我愛吃的菜，我就躺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地看電視。」然而第一年出外打工的他，現在想過這種日子，卻已變成了奢望。「能吃着泡麵，打打遊戲，或看幾眼春晚視頻，看來就是我想到的最輕鬆的過年方式了。」

■京城年輕人漂泊在外一年，終是想回鄉看看父母。網上圖片



■與多數接受記者採訪的「蟻族」一樣，宋新萍與楊子亦拒絕拍照。記者拍下了這兩個女孩的寫字枱。



■小牛坊村的街道上人跡稀少。



■年關將至，北京海澱小牛坊村的街道上冷冷清清。早點攤子、小飯鋪都已停止營業，經營者已返鄉過年。